



李 立 著

四 十 八 天

四 十 八 天

李 立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是一個戰士的日記，記載抗日戰爭時深入中南敵後的一支八路軍南征部隊，於日寇投降後突破國民黨反動派軍隊的包圍和堵截，以頑強的戰鬥和艱苦的行軍勝利地回到中原解放區的親身經歷。作者毫無鋪張、不加渲染地寫出了戰鬥生活中最真實的東西，最真實的思想和感情。本書曾由三聯書店出版過，重排本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25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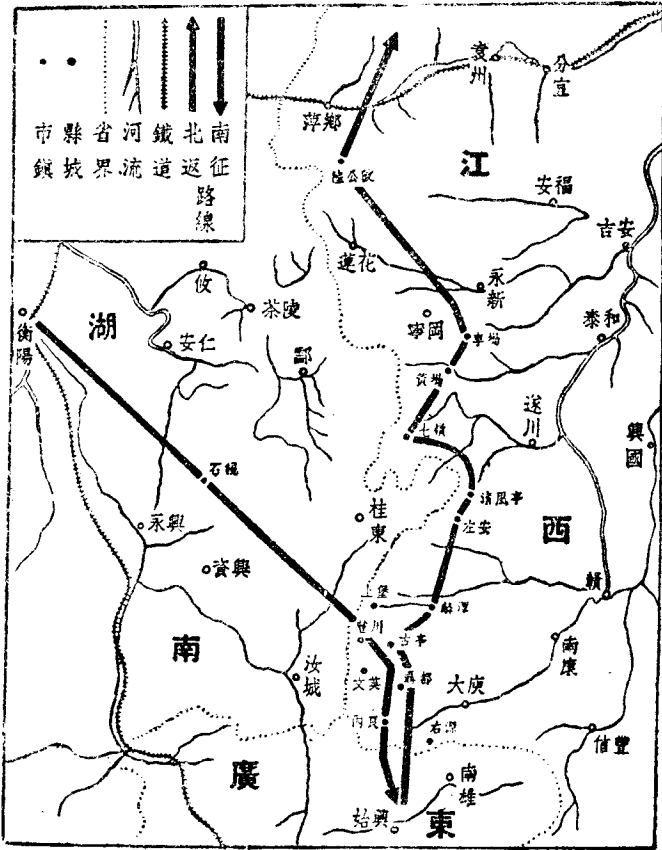
書 10 字號 54,000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1/16 插頁 2

1954年4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5次印刷

印數 23,001—36,000 冊

定價(0)0.27元

南征北返路線圖



目次

勝利——帶來了新的任務·····	一
八面山上·····	一〇
吃了井水，一輩子也忘不了挖井的人·····	二六
進入了五嶺山脈·····	三七
青風亭前迎四支隊·····	四〇
井崗山，我又看到你！·····	五〇
會見了自己的親人·····	六六
從敵人的夾攻中通過去！·····	八一
勝利會師·····	八九

勝利——帶來了新的任務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雨 六〇里

這支南下打日本鬼子的勁旅，深入敵後橫衝直撲和晝夜不停的急行軍，已經勝利地渡過了兩道湘江，通過了兩段粵漢路，八月十二日終於到達湖南衡陽南灣。接連兩週來的行軍生活使我感到有些疲勞。經過一夜充分的睡眠，一切的疲倦已經消失。清晨，一位通訊員衝了進來，把我驚醒了。睜眼一看，是王政委寫來的條子，上面寫着『日本政府已宣佈無條件向盟國投降了』，要劉主任和我立即去開會。當時我驚奇得呆呆地站了一會，人們的臉上都帶着微笑，興奮地走了出去。

踏着雨後的泥濘的道路，到了司令部。同志們在那裏手舞足蹈地紛紛議論着。王鬚子今天起得特別早，拿一支煙放在嘴裏，輕輕地幾步走到地圖的前面，左手拿一頂灰色軍帽在後腦擦着，似乎在思考什麼。忽然回轉頭來，對我們說：『好消息，日本無條件地向盟軍投降了，中華民族解放了！』

接着就開會了，王鬚子首先提示：「這次日本投降，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又一次新的大變化。人民經過八年來的英勇抗戰，用自己的鮮血，贏得了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，中國從此就開始天亮了，走向光明了！可是我們這裏還正被一塊烏雲遮着，可能下一陣大暴雨，還需要颳一陣大西北風，才能把它吹開，天空才會明朗起來。現在我們處境仍然艱苦，可能有一時期比從前更加艱苦，不過時間不會很長的，因為國際國內的和平民主力量佔着優勢。但是我們在精神上必須有充分的準備。」

日本投降後，我們南進的任務也變了，首先要配合友軍沿粵漢路接受日本的投降，然後再與東江縱隊會合，來爭取全國和平民主團結的早日實現。

毛毛雨仍然在下着，人們帶着新的喜悅。老百姓聽到這消息也十分歡喜。回到住所，我告訴了房主人周老先生，周老先生吞吞吐吐地連想帶笑地回答：「咱們在毛主席領導下進行了八年的英勇抗戰，總算把法西斯侵略者打敗了，這是中國人民的幸福啊！」

哎，同志，屁股後面又來了美國人哪，美國兵開入中國境內，空軍也降落在中國的土地上，聽說還不斷地開來，將來都得請他們出去喲！人民的災難幾時才能擺脫，國人值得警惕啊！

雨後的斜陽從雲層裏透出，堅強的進軍——這是一個新的行動——又開始了，戰士

們千百隻黑黑的眼珠發出光芒，注視着牆上挺大的「號外」，一個一個帶着笑迅速地走了過去。

十三日 陰 七〇里

朦朧的夜半，突然被雄雞叫醒了。劉型主任在黎明前老是吃不下飯，這在行軍中是一個壞習慣。在我只要飢餓了，不管夜晚也得吃兩碗。隊伍從賀家圩的村子當中穿過去。天空漆黑，什麼都看不見，原來是黎明前的一段黑，我們在那濃厚的大霧底下走着，同志們的衣裳都打濕了。

前頭的隊伍停下來在休息。這時新聞台一個小通訊員送來一包新聞，是新華社廣播朱總司令發佈的一號和二號命令，但沒有譯出來。等譯完了大家一致呼喊，請鄒畢北副參謀長來讀給大家聽。喧鬧的聲音突然靜下來，大家睜着眼，耳朵顯得分外敏銳，聽他的朗誦，聽到有勁的當兒，幾乎狂熱起來，可是，突然被前面的機槍聲打斷了。

山谷前面是衡陽通永興的大路，張橋是日本人的據點，他們在封鎖我們前進。戰士們便大聲地喊話：「你們還在發狂嗎？你們的政府已向我們投降啦！」可是敵人不理，密密的機槍打得更厲害了。另外一個戰士說：「他們在那樣的山谷裏，可能還沒有接到

投降命令哩。」

前面英勇的戰士已經衝過去，用幾挺重機槍的火力壓住了敵人，如果他還要打的話，就乾脆消滅他。這時王鬍子走上去一看說：『不必了，日本人已經投降，今天不投降，明天也會投降的，何必糾纏在這裏，傷亡幾個人可不值得。倘若日本人果然不肯投降，再堅決地消滅他。』

我們從張橋右邊山上選擇了一條新的小道繞過張橋據點。關在雞籠裏的日本人，只好望着我們雄壯而又威武的隊伍過去。我們翻了一個小山坡，便順右邊下山，從稻田裏走過去。

那山谷的稻田，便是冬水『潘湖田』，田岸小，勉強可以過人。但是騾馬非走田裏不可，走前頭的一匹騾子陷到泥濘當中，新聞台的大騾子，也隨着倒下了。怎樣辦呢？好傢伙，一個北方小胖子飼養員，趕快脫掉草鞋，紮起褲腳，跳了下去，使出牲口那樣大的勁兒，一下將騾子拉起來了，回頭又兩手拉住騾子尾巴一拖，連人帶牲口跳了起來。前面的人羣在泥濘的道路上起伏地波動着，通過公路，往雙全橋進軍。

摸了一段黑路，天才黎明。四周圍的山峯被大霧籠罩着。隊伍從一個小村莊裏穿過，便都停了下來。命令再三地傳來，叫隊伍靠左邊，讓後面的隊伍上來。忽然從右前方的叢林裏發射出密密的機槍，子彈不停地從頭頂上叫過去。當時以爲是日本人的襲擊，前面的勇士們猛虎下山似地衝到他們跟前，捉住了幾個，帶了上來。

原來是國民黨軍隊又來攔阻我們，企圖阻撓我軍受降工作。捉來的俘虜說，他們是四十二軍的一個團，昨夜由桂東趕來，剛才到的，奉命令來堵截我們。

王鬍子詳細問了俘虜情況，爲了避免磨擦，寫了一封信，將俘虜釋放，把信帶給他團長去。信上說，我們是八路軍，借路經過，不必發生誤會。王鬍子迅速地從地圖上選擇了新的道路，同志們很快地彎着腰從密密的茶樹底下走過去。今年是勝利年，山上的桐子特別茂盛，紅紅的像蘋果一般吊在樹上。一個北方戰士偷偷地摘幾個放在口袋裏，以爲是蘋果。坐在樹底下的一個戰士，跟着也摘了幾個。另一位南方同志說這不能吃，是南方的出產——榨油用的。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好傢伙，他們的機槍打起來了！看見我們快走完了，他們從山上下來幾十人。媽的，饒了他們狗命還不知道好歹，還想老虎嘴上來拔毛，該得教訓他！散開，沉着地隱蔽在茶樹下，每個人從身上掏出了手榴彈，打開了保險蓋，快接近二十公尺，手榴彈同時飛

出去，爆炸聲震動了山谷，把他們一個連打得屁滾尿流，傷亡幾十個，捉來二十多個，他們一個團全部逃上了高山。真是不中用的東西！

後面一連人乘機追了過去。我們安然地按照原來計劃走大橋通過。

十五日 晴 九〇里

在星光的閃耀下，邊走邊打瞌睡，但整個部隊的心是清醒的，脚步不停地向東沖前進。

天亮了，周圍村子裏老百姓煮飯的煙子向天空上昇，與清晨的霧混合在一塊。人們分不清哪是煙，哪是霧。沿着碧綠的山溝走到了龍形河，同志們一個個地涉水過去。

河上本來有條木橋，但被九戰區的工兵營破壞了，企圖堵截我們。誰知拂曉前毛少先營趕到了，將他們趕走，並且神速地進佔了龍形鎮，將另一部敵人擊潰，繳了數十支槍，掩護主力在龍形鎮東五里的村莊裏安全地煮飯吃，大休息。

事務長帶着炊事員忙着進村子，買南瓜、青菜、紅薯絲，大雜燴煮了幾鍋。

我們被分配在一株大樹底下休息。大家忙着在田野裏找稻草。有個同志連草也不找，就躺在地裏。聳立着的大樹一棵靠一棵，遮得連一點陽光也透不過來，人們以為可

以好好休息一會了，誰知四周的山蚊蟲不留情地在騷鬧。樹葉底下的螞蟻也配合着行動起來。

一會兒飯來了，大家餓虎下山似的，一陣將飯搶光了。日本人淺井和幾位女同志動作慢一點，幾乎沒有裝上飯。女同志倒是有辦法，走到老百姓家向女娘們弄來一些開口的酸菜。

下午的太陽晒得厲害，一下又被雲彩遮住了。雷閃和飛機，同時從雲中穿過去。在這裏堵截我們的反動派不敢見我們就跑掉了。偵察員捉來了幾個掉隊的，他們說：『你們是華北來的八路軍，厲害得很，日本人都怕的。』接着又爬了一座大山，黃昏才到石硯。

我們走到左邊山麓的一個孤獨的房子裏，立刻有鵝鴨叫了起來，——像是一家興旺的老百姓，却沒有人在家。我們代他們把晒在外邊的食物和衣裳收回。老百姓在山上望到這隊伍守規矩，和鄉保長講的完全相反，便大胆地回來了。

走進門頭一句話就是：『對不起，知道是你們，老百姓一個也不走了，鄉長說你們是一支不願繳械的偽軍，那完全是造謠哪。』

在秋夜霖雨裏，尾追的反動派又來搗亂，裝模作樣地夜襲，在山頂上打了幾陣子

槍，喊衝喊殺，亂叫一通，但終於不能破壞我們的睡覺。

十六日 晴 一一〇里

屋子裏那盞桐油燈還亮着，我們便起身出了大門，在黎明前的黑暗裏，加入了行進縱隊，走過一段滑溜的黃泥路，上了山坡，東邊已經透出微弱的晨光，天光鳥在窠巢裏歌唱起來。

尾追的反動派，又從後面跟了上來，他們沒有一點用處，只是替某些同志們把瞌睡驅散了。

在快速的行軍中，下午通過了資興、桂東之間的公路，左邊的高山上有有人在打機槍，但沒有勇氣下來。老百姓說，這是鄉公所的游擊隊。

太陽下山時，先頭部隊已過了羊頭。在左邊的樹林子裏，發現了穿黃色軍衣的幾個兵。顏龍斌營長估計，如果上了山，他們會擾亂後面部隊的。立即去一個連將該村分兩路包圍，喊他們出來繳槍。果然他們躲在床下和尿桶角上索索發抖。他們出來一個連長，請求不要打，他負責集合。一個個地走了出來，放下武器。

今天大小爬了九個山，走個兩頭黑，人們就飢餓得不行了，站住就想坐，坐下又想

9

躺倒。大家希望走到一個大點的村莊好宿營，可是却住在一座最小的茅房子裏，連站也站不下，只得露營了。同志們就躺在石頭上、路上，不顧蚊子咬，石頭硬。

但是最辛苦的却是事務長和炊事員。他們同樣地走路，甚至還要多走點，不顧自己的一切疲勞，還要操心大家的吃喝。明早再不吃，就不能走路啊。他們忙了一夜，買來些南瓜、豆角，半夜起來預備了明天的早飯。

陳宜枝、沈平、黃克斯三位女同志倒不差，沒有掉隊，但也够受了，沒有住處，後來對一位老婆婆講了不少好話，才容許她們進她的內房放了一把稻草，在床跟前躺了一夜。

八面山上

八月十七日 上午晴 下午雨 一〇〇里

人們正睡得好熟，被那激動的號聲驚醒了，擦擦眼睛，走到外邊一看，天上的七姊妹星當空閃爍。隊伍又在走了，因為反動派的暫二軍還跟在我們後面。接二連三爬了幾座山，天才黎明。

太陽從東方吐出紅光，我們又已走出砲火的外圍。劉型主任望望右前方，碧綠的聳起在天空的漫無邊際的大山，彷彿一片『草地』似的。

向着八面山前進。山勢有如陡梯，上一層，拐一個之字形，上邊又出現一層；一層比一層雄偉。已經扭上了七座峻嶺，人們幾乎鑽到雲層裏了，這是最高層，叫作『天河仙』。微弱的陽光從雲彩裏透射在石岩上，映着秋天的蘆芽，顯出黃金色。大家覺得更加疲乏了。

風稍停，天色漸漸晴朗起來。這時已經走到同對面最高峯相並的地方，前面便是大

休息的地點——桃寥。這裏和對面形成一個V字形，彼岸的勇士們在深溝的樹底下休息。這裏的四圍房屋都早廢棄了。旁邊一位老戰士劉志祿同志談起此地三年游擊戰的故事，怪有趣的。

一九三五年，中央紅軍北上後，蔡會文將軍率領一支大軍進入湘南，後來成爲一支孤軍奮鬥的常勝紅色游擊隊，即現在新四軍的一部。當時的反動派千方百計想消滅它，實行圍剿、清鄉，可是始終沒有達到目的。

他回憶他們當時的生活，好艱辛啊！在反動派封鎖之下，只好白日休息，夜晚行動，甚至爲了消滅敵人，根本不走正路，只是爬山或沿小河走，這樣就會在敵人猝不及防的情況下，打擊敵人。敵人被消滅了，還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裏跑出來的。於是老百姓講起神話來了，說紅色游擊隊會『起飛』。他們以少勝衆，不斷給敵人以打擊。他們住的不是房子，——這會叫人們更覺得稀奇。那時反動派把老百姓都強迫集中在大村莊裏，如果他們住了民房，老百姓又要被誣陷爲『通匪』了；他們不願連累老百姓，所以寧願住到大山叢林裏。開始是每班一張大油布搭起帳篷，後來帶點固定性，在深山溝裏搭起樹皮蓋的小棚子，選了幾個基地，這山住幾天，又到那山住幾天。

後來敵人組織跟腳隊，到山上來搜索，倘若發現了腳印，立即派兵來包圍。他們對

付的辦法是：分散出去，大路集中；分散回來，茅棚集中。敵人又組織什麼看火隊，早上走到高山頂上瞭望，一發現哪裏有火光，就來包圍；他們就利用清晨大霧來煮飯，燒沒有煙的乾柴。

爲了愛護老百姓，爲老百姓謀利益，在出發打土豪前，每人要帶一件東西送給老百姓，後來又替老百姓組織祕密的『夜行自衛隊』參加鬥爭。不管敵人手段如何殘酷，老百姓始終同他們走一條路，送情報，送信，送食物。他們知道只有和羣衆密切結合，才能生存，才能勝利。

接着又談到蔡會文同志的犧牲。他是在赤水仙領導自己的隊伍和廣東教導團奮勇戰鬥中犧牲的。敵人將他的屍身運到南昌。蔡會文同志的犧牲是人民的不幸，是黨的損失。他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。

這時，幾個小鬼在一棵野梨樹下，用石塊打梨子，小梨一個個從樹上掉下來。我在旁揀了一個，吃了一口，甜而帶酸，怪有味呢。

隊伍又在上桃寥坳，向四都墟前進，山勢比上午走過的更顯得雄偉了。在最高的山峯上站着魁梧而雄壯的王鬍子，他拉着嗓子喊：

『上完啦，同志們加油呀！』